

秋到山村

宋伯航

旦晨始初，空朦的地平线上，泛起一道鱼白肚，如江海泛舟，似倾波荡漾，曦光由乳色变成橘红，柔和而明丽。大地睡醒，山河澄清，一轮红彤彤的朝阳挂在了大山里。

光晕喷薄如瀑，绘织七彩梦幻流韵，通向蜿蜒曲折的幽径，涌进袅袅炊烟的山乡，洗亮九曲十湾的村河，岸草青郁带黄，芦苇摇曳婆娑。云雀们起了个大早，轻翅剪过秋晨的第一道阳光。

时光从山巅缓缓移动，闷热气息直扑茂密的庄稼地，芝麻、黄豆、绿豆、黑豆、红豆荚暴晒得噼噼啪啪作响，裸露土表的芋头、南瓜、紫薯，熟裂得张开了笑脸。

熏风轻悠掠过大田，雁阵从上空飞过，苞米顶着黑胡须露出饱满的金粒，红高粱吃力地挺着丰实的穗头，谷稻一浪高过一浪起伏跌宕，向日葵齐刷刷地高举压弯的籽盘。

光阴走过春华秋实，山民转山，转路，转水，转白藏，迎着朗日高照晴空，穿梭于一坡一凹丘地，也来往在河滩梯条块地，把欢声笑语和湿透衣襟的汗滴，洒在相濡以沫的乡土里。

秋粮堆满偌大的晒场，鸟儿们不约而同光顾偷食。一路歌谣放学回家的孩子们，捡拾地上的小石子，

驱赶一群贪嘴的麻雀，扑棱棱惊飞到老槐树枝上，青黄叶片连同孩子们笑声抖落一地。

岁月挤进丹桂飘香的农家院子，丝瓜藤上二度开出黄灿灿的喇叭花，缀满晚秋的竹笆墙；屋檐下挂满成串成串的红辣椒，跳动着火一样的烈焰，鸟儿们一天飞倦了栖息在房顶，吃饱的牛羊沐浴夕阳归圈，映衬出薄暮素秋的安详。

黄昏已经降临，日光蒸发的水气还未消散，太阳就落进了西山。谷风带着浓重凉意，驱赶白色的雾气，向山下游弋；群峰倒影压在村落上，阴晦越来越浓，渐渐和夜色交融，不多久，又被月亮烛成银灰色。

一轮明月缓缓升起，水一样的清光洗着柔夜，月上树头，夜露渐浓，新月泄着清美静谧的光，如水泄在朦胧的大地上。夜空中银河星子璀璨，地上秋虫、蛐蛐们此唱彼应。

秋至后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散星点点稀疏，太阳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；除了出没夜游的小精灵，其它都沉睡在甜蜜的梦里。

黄澄澄的香梨，红鲜鲜的苹果，亮晶晶的葡萄，白胖胖的土豆，紫盈盈的茄子，嫩生生的莲藕……历经风雨雾霜的洗礼，接纳日月光、闪电光的恩泽，将季节渲染得五光十色，把原野装扮得五谷丰登。

与一株植物对视

郭华悦

我想与一株植物对视。

这株植物，是一棵果树。院子小，宽不过三米，长不过五米。巴掌大的地方上，种着一株果树。这是多年前，三舅进山的时候，从山里挖来，又乘车颠簸了两三个小时，才送到我这里来的。

看着这棵果树，先是如手指一般粗细，后来渐渐茁壮，成了一捧绿。再到如今，每年夏天，这果树便成了一大团绿，饱满而又结实。树上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青果。

我想问这棵树，会不会孤单？在这城市里，能供植物栖息的地方，越来越少。这么大的一棵树，孤零零立着，形单而影只。我也想问这棵树，会不会想念故乡？这棵树的故乡，是在挺远挺远的山里头。来到这城市，挺立在夏日酷烈的阳光下，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，多年前那片绿意盎然而偏远幽静的山头。

不知从哪一年开始，一到夏天，每日清晨起床，我总习惯在树下站一会儿。仰着头，认真地盯着眼前的这棵植物。哪怕只是几分钟的凝视，但习惯了匆匆赶路的身与心，却能在这片刻的凝视中，得到安宁与停歇。

这样的对视，是在它长成大树以后。在它还小的时候，仅仅只到我的腰部那么高。与其对视，得用

俯视的姿态。而我总认为，多数人习惯的俯视，并不适合用来与一株植物进行谈心。

在它日渐茁壮后，我终于能用仰视的姿态，与其对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颠倒了主客。久而久之，也就习惯成自然。于是，习惯了将植物踩在脚下，用俯视的姿态与自然相处。而如今，这棵树教会我，对大自然得心存仰视，才能有所敬畏。

这样想着时，心中便有敬意升腾而起。

我一直想问它，是怎样才能心无旁骛，一生一世只把生长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？一株植物的一生，便是朝着这样的方向，持之以恒地努力着。哪怕，旁边有更艳丽之花，有更高大的树，也不妨碍其安静地待在原地，不羡慕不嫉妒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成长。

这和我们，一点也不像。不像我们，总是生存在此处，却认为生活在别处，美名曰有种更好的风景，叫别处；有种更好的生活，叫别人家。而身为植物，它们有的是定力，一门心思地生长，顾不得其他。

与一株植物的对视，能让人体体会到一种生活的态度。不羡慕，不嫉妒，任外头风霜雨雪，只要能坚韧的树皮，紧紧包裹住内里柔软的心，便能抵达幸福的彼岸。

再闻稻谷香

胡晓延

秋日黄昏，脸膛黝黑的庄稼人站在田头，远望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荡漾，掀起一层又一层金浪，涌向无边的尽头。庄稼人的嘴角掠过憨厚的浅笑，这一年，最踏实的收获与希望莫过于这满地的金黄。

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最先耳濡目染的是父辈们经年累月，躬耕于田间地头的身影，对李绅的《悯农》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。

童年的秋收是在村里的男女老少嬉笑声中开镰。那浸透阳光雨露的稻穗，已簇拥成金色的海洋，庄稼人手执明晃晃的新月刀，收拢着一田又一田的喜悦。那时候生产队种的是双季稻，亩产收成还不抵现今的单季杂交水稻。

一到秋收时节，队里将男女劳动力分成若干小组，女人体力弱，专事割稻；年纪稍大的男子，负责已被放倒成片的稻铺捆成稻把；壮年男劳力，喊着号子，肩挑百余斤重的稻把，一路小跑，送往打谷场；农家的孩子也没闲着，放下书包，挎上篮子，跟在大人后头，捡拾遗落的稻穗，用来补贴队里分得的口粮，或交给公家换取工分。

打谷场上的稻把，堆成了一座山，指不定哪天晚上，队里一声召唤，劳累了一天的全村男女劳力，将再次披挂上阵。手脚麻利的男女青壮年，自觉地排成长队，借着汽油灯的光亮，合力将成捆的稻把，传递至脱粒机旁，再分成铺，不间断地推向飞速旋转的脱粒机器中，机器又瞬间吐出乱稻草和黄灿灿的稻谷，被守候一旁的男女劳力迅速抖净分开堆放。

打谷场上的轰鸣声和明亮的灯光，也让村头村尾的孩子们三五成群聚向打谷场，在散发着浓浓清香的草垛旁，东躲西藏，追逐打闹，爽朗的笑声直冲那漆黑的夜空。

次日，太阳升起，庄稼人用铁杈，将脱粒过的稻草和打下的稻谷，仔细再分拣。稻草推向打谷场边沿，晒干后再堆成又高又长的草垛，留作耕牛越冬的饲料和农家烧饭的柴火。稻谷则晒在宽大的打谷场上，专事晒谷的农人，每日太阳升起时摊开，落山前收场。中途不停地用长长的竹篙一端触及晒场地面，在摊开的稻谷中左右划着半圆，碎步前移，翻晒稻谷。等到篙尖与谷子擦出清脆悦耳的声音，经验丰富的晒谷人立马心领神会，抓上几粒丢进嘴里，一咬嘎嘣脆。稻谷晒干燥了，晒谷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是借助风力扬去杂质和瘪谷的时候了。

扬谷时，熟练的庄稼好把式，用木掀铲起稻谷，抛向风口，循环往复，直至扬完整场稻谷。上风尖饱满的稻谷，庄稼人分装起来交给国家，余

下的按人口和累积的工分，给庄稼人分得一年的口粮。哪怕是尚未饱满的瘪谷，庄稼人也是分外珍惜，碾成米糠喂养家禽家畜，那可是一等一的好饲料。

后来，分田到户，秋收以家庭为单位，庄稼人犹如一粒粒种子，撒向田地间，自顾自开花。秋收少了大集体的热闹，多了一份冷寂。但秋收还是那个秋收，季节还是那个季节，田野里仍旧是一片金黄。

庄稼人形单影只，秋收从割稻到晒谷，十多道工序中，单是那笨重的打稻机，放铺、捋铺、踩机器……一个强壮劳力，纵然使出浑身解数，也是奈何不得。邻里之间，亲朋好友，相互帮



掌中宝 苗青 摄

助，交换劳动力，干了东家帮西家。不愿交换劳动力的，全家老小，就得一齐出动。秋收中的环环相扣，哪一桩哪一件事都得亲力亲为，个中滋味，道不尽“汗滴禾下土”“粒粒皆辛苦”的酸楚。

那些年，我的两个姐姐相继出嫁，父母渐渐年老，少年的我身子还没硬朗，不得不辍学扛起秋收的重任。如今，虽已时过境迁，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，但对土地的依恋、对粮食的珍爱，已深深地植入到我的骨血中，成为此生永恒的记忆和对乡土精神家园的守望。

好长一段时间，庄稼人成群涌向城市，进城务工长了见识，积累了资本，开始携带家小，一批又一批向城市迁徙，只留得老人、妇女和孩子守着乡村。少了劳动力支撑的春播秋收，大片农田变得荒芜，杂草丛生，曾经农庄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，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般的景象，再难一见。

好在这样的时间也不算长，乡村振兴唤醒了有识之士，大部分土地已被种粮大户流转，不愿流转自家土地的庄稼人，秋收也用上了收割机。机械化作业让农民从原始秋收中解脱出来，种粮大户们收下的稻谷，直接送到加工企业烘干处理，少了晒谷的繁琐与辛劳，也让抛荒的农田日渐蓬勃。

曾经了无生机的村庄开始有了人气，这让记挂这方土地的游子，可以赶在金秋时节，回到田园中再看一看黄灿灿的金穗，听一听风吹稻浪的声音，闻一闻久违了的稻谷香。